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回 玉珍觀英雄病篤 萬香樓烈女全貞

話說花子能見施小姐上了轎，遂喜洋洋的進前跟隨了轎而去。道人見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小姐啊小姐，非是貧道敢來騙爾，實是出於無奈，若再遲了又恐李府家人來到，若知此事又是貧道的干係。如今只等李府家人來到與他說明，那時隨他到花府去吵鬧，就不干我事了。」不說道人自思自想，且說來貴回到家中，正吃午飯的時候，遂將此事稟與李太太知道。李太太立即吩咐總管：「取銀五兩與來貴去辦。」那淡氏大娘道：「婆婆，我想婦人死屍必須婦人收殮才是，不如叫王婆前去伏侍下棺，不知婆婆心下如何？」

李太太道：「媳婦，爾說得極是有理。」便叫王婆前去伏侍。

來貴與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，來貴道：「我去買棺木，三元哥，爾同王婆先去，但此銀子必須交施小姐親收。」三元說：「曉得。」遂一齊直走到玉珍觀。三元道：「道人，爾去請施小姐出來，銀子在此要交與他。」道人應說：「即交小道也是一樣的。」三元道：「要當面交與小姐的。」道人暗想：「料瞞他不過的，待我向他說個明白，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。」

遂說道：「小大叔，若說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搶去了。」三元道：「爾這道人，做甚麼勾當惹伊搶去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小大叔，難道爾不曉得他的利害？小道只說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爺買了，他就將兩個巴掌打得小道滿面通熱，他尚不肯歇，還要將小道送交縣官去打枷。小道再三哀求才歇，實不干小道之事。」三元道：「歹了，歹了，別人由他搶去，我家大爺周濟的人爾也敢搶去了。花子能，爾這狗亡八、小烏龜真不仁，不是我說誇口，別人怕爾，我家大爺是不怕爾的。道人，這裡五兩銀子拿去快辦喪事。王婆，爾進去照顧照顧。我去報與我家大爺知道。」說完，就行如飛的去了。那道人同王婆進房來，道人說：「此位就是施大爺，生成如此奇形怪狀，卻不要害怕他，我去了就來。」說尚未畢，只見來貴買了棺木已到，道人也將此事對他說明，來貴聞言，一時大怒，將花子能名姓大叫就罵不絕口，也來幫助道人料理喪事，又請醫生來看施必顯的病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花子能押著轎子來到府中，吩咐家人預備今晚成親物件。此時施小姐轎已到內堂，那三一個偏房小妾早已聞知娶了施小姐回來，遂大家商議前去接他。那些小妾多是豔妝打扮，抹粉胭脂，走到施碧霞轎前叫道：「小姐請出轎。」施碧霞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為何這些女子盡是豔妝嬌嬌打扮？看他們這等舉動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樣，若是下等之人，又不是這般打扮，奴家到此還是做丫頭，為甚麼小姐稱呼？看此家卻是個大官家，只是這三餘人教奴家如何稱呼他？」只得叫聲道：「列位請。」這些小妾一齊說道：「小姐請。」遂將施小姐引上萬香樓。

這些小妾道：「小姐請坐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列位請坐。」

才得坐下，只見丫頭捧了三二杯茶來，各人吃了茶。又見花子能也上樓來，各人立起身叫道：「少爺來了。」施碧霞也立起來，見他們叫少爺，也隨口叫道：「少爺萬福。」滿面含羞，正要跪下去，花子能道：「不要如此。」一手扶起，再將施碧霞一看，說道：「果然生得妙，還是我少爺的好造化了。」

乃執其手叫聲：「這裡來。」那施碧霞連忙頓脫了手。此時心中已經明白，想道：「他必是官家惡少爺，奴家好比鮮魚上他的鉤釣。不知道人因何瞞我，奴家因時忙意亂，不曾問得明白，被伊騙了來此，看伊行誼乃是不良之徒，不然為何小妾如此之多？奴家自有主意。」花子能叫道：「碧霞爾來，少爺與爾說話。」施碧霞身子卻不肯動，只答說：「少爺有何話說？」

花子能走上前來，雙手攔腰一抱。施碧霞心中大怒，將身一閃，將手一推，將花子能推跌了一跤。花子能爬了起來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爾這喧人，敢如此大膽麼？我少爺的名聲誰人不怕，就是官府也怕我少爺。爾這賤人敢如此放肆。」遂叫丫頭：「將這賤人的衣服都剝了，按倒在牀好與我作樂。」

這些小妾一齊道：「少爺不必生氣，念伊新來的不曉得道理，暫且饒他初次。」又道：「施小姐，爾乃聰明伶俐的人，山西來到此處遇著我家少爺，可知古人說的好：有緣千里能相會。我家少爺因愛爾花容月貌，生得美妙如此，叫爾幾次不來他不怪爾，若是我們如此，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。我們好比群花勸牡丹，凡為人萬事總要耐性。爾可知花府的威風誰人能及他？吃的俱是山珍海味、龍肝鳳髓，呼奴喚婢，爾若從了他好不受用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若不從便怎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怕爾不從麼？爾今到此猶如飛蟲投入蜘蛛網，看爾飛得出去麼？」

施碧霞道：「淬！休得胡說，爾不可把我施碧霞小覷了，我祖父亦曾做過塚宰之官，就是我爹爹亦受總制之職。奴家算是千金小姐，現雖落難，不致狼狽。況我在上尚有哥哥，日後青雲得路，恢復我祖先之職亦未可料，何其欺辱，爾亦不要看錯了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爾說爾家曾做官麼？依我少爺看起來猶如芝麻大的官，待我少爺說出來，恐連爾的魂也唬出來呢。我爹爹花錦章，官封一品，當朝宰相；我二叔花錦文，官居九州都招討；三叔花錦龍，亦受太子太保兼管總漕；四叔花錦鳳，他的官最小，現今是皇上的姊夫、先王的駙馬。我名花虹，字子能，莫說是爾，就是文武官員誰不怕我花少爺？」

那施碧霞不聽此言便罷，聽了一時心中大怒、柳眉倒插，暗想道：「原來殺我父親就是他麼？待我先殺了此賊為我爹爹雪些怨氣，然後再殺我父叔便可報仇了。」又想一說道：「不可，我殺此賊不難，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觀，豈不害了我哥哥，絕了施家香煙？等待哥哥病好再來報仇便了。」遂叫聲：「花子能啊花子能，爾這狗奴才，爾這小賊囚，憑爾花言巧語說得天花亂墜，我施小姐是不好惹的。自古至今須當依禮而行，何曾見滅孔門大禮而就犬意？任爾勢大如天，我施小姐是不怕的。」

爾若見機者快些下樓而去，如若不然恐難逃我施小姐的拳了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爾這不識好歹的賤人，既然願將身賣，那裡有人來買爾？多虧我少爺收留了爾，也有轎子接爾來的，也不為無禮了，反說我滅禮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淬！奴家母親身死，奴家賣身收殮願做丫頭，若要奴家為妾，除非太陽西升東沉，水向上流即相從也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爾休得嘴硬，爾若是和和順順便罷，再敢如此硬強，我少爺是不依的。」一面說一面走近身邊，一手伸去摸他的乳。施碧霞就將左手撇開，右手一連幾個巴掌，打得花子能叫喊連天道：「好打、好打，爾這賤人當真打了我麼？」

施碧霞道：「就打死爾這賤囚亦何妨？」說聲未完，一連兩手幾個嘴巴，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，頭眩心痛，一跤跌倒在地下。

這些小妾扶起花少爺，個個埋怨施碧霞，說道：「施碧霞，爾休得裝呆，少爺是打不得的，打了少爺是有罪的。」花子能氣得咆哮如雷道：「爾這賤人，今日敢打主人麼？我送到官去打爾下半截來，爾才曉得我利害呢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是不怕人的，若還說爾是主人，為何逼奴為妾？就到當官奴是有理，憑官判斷也不能從的。爾們這一班貨不要幫其惡、助其凶，大家駛了一帆的風，我是堅心立志不從的，看爾們怎奈何得我。」

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請教師習法的人，學其拳法亦非一日之功，為何一個女子也打他不得過呢？為了酒色太過度，雖然拳好，但奈腳步空虛，況施小姐是個將門之後，武藝精強，那花子能那裡是他對手？故被施碧霞連連打跌了兩倒。只是心中氣惱不過，若要認真呢又打他不過，若要歇呢心中又不願。回意一想又愛他生得美貌，故假笑臉道：「怪是也怪爾不得，但山西人原是搵蠻的，只是來到此處就比不得爾山西了，爾就應學此處的風俗，萬般總要聽人勸解。」口裡雖是說，兩手又來摸他的胸乳。那施碧霞將手一撥按倒在地，等伊爬起來又將腳望花子能屁股上一踢，花子能叫聲：「暖唷！」雙手捧屁股臀上道：「爾這賤人敢如此撒野。不好了，屎都踢出來了。」又道：「爾們這些賤人坐視不救，卻呆呆望著看視。」這些小妾道：「少爺尚且跌了三倒，何言我等那裡是他的對手？」花子能此時發怒如狂道：「爾這賤人好不中抬舉，敢如此無法無天麼？爾們將這賤人與我捆縛起來。」這些小妾大家上前勸道：「少爺不必生氣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娼根敢如此無禮，將他捆縛吊在花園樹上，活活打死他。」這些小妾又勸道：

「少爺不必生氣，大人莫怪小人之過，今日是做親不成了，等待三日，我們勸他回心轉意便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若不念著眾人面上勸解，就將爾活活打死。」遂怒氣衝衝走下樓而去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李榮春來到海豐寺與法通長老下棋談敘。那法通長老只得三四十歲之人，兼有道德，更學的琴棋書畫無所不曉，雖然是個和尚，往往與俗人來往周旋，就是這些土人因他一團和氣，都愛與他相處，所以李榮春常來與法通長老閒談。那日李榮春來到海豐寺與法通長老著棋，只見三元跑到裡面叫道：「大爺不要下棋了，那施小姐被花子能搶去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施小姐被花子能怎麼樣就搶去了？」三元道：「因被他一見就搶去。如今大爺快到花家去討了他回來，若是遲緩就無用了，許時就不是原封貨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胡說！我且問爾，方才吩咐爾的銀子可曾挪去麼？」三元道：「小人已挪去，本要交與施小姐，因他被花子能搶去故交與道人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只要有棺木之費就罷了，施碧霞又非我的親戚，何必我去取討，我也不見花子能這禽獸的人。」這正是：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張。

那李榮春乃仁厚君子，素乃不犯女色，那花子能平生不仁，恃強為勝，李榮春雖然不怕他，奈之何，而去要恐閒人的閒話，知者說我義氣，為其路見不平；不識者道我為貪其容貌美麗與之爭奪，恐有閒人是言，所以不往，只叫三元回去便了。那三元只望李榮春去花家取討施小姐回來，他在外面也有風光，亦有臉面，誰知李榮春竟不以為意。那三元心中一想，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。」遂叫：「大爺，爾說罷了不去與他計較，依小人愚見是罷不得的，必要向他理論為是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為甚麼樣一定要我去取討？」三元道：「那花子能平日作惡多端，今日又搶去施小姐，必然逼他成親。那施小姐乃總兵之女，千金貴體之人，必知守禮，定不肯做他小妾與他成親。想花子能強暴成性之人，焉肯干休？如此看來，兩個必然打做了一堆。爾想花家人眾幾多，施小姐乃一個孤身婦女，如何是他對手的？大爺啊，爾是濟困扶危的好漢，必須去救他出來才好，不然就被旁人議論說大爺的人被花家搶去，連討也不敢去討，豈不被人笑殺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怎麼是我的人？」三元道：「施小姐賣身葬母，大爺將銀周濟他，雖然大爺不要他，在旁人總曉得是大爺買的人了。」三元話說未完，忽然肚痛難當，李榮春道：「爾既肚痛可先回去，我就自去對他討人。」那三元遂即先回去。

李榮春說道：「道長，小生就此告別了。」法通道：「為著何事如此著急？」李榮春將前事說明了一遍與道長聽，那道長亦為其怒氣不平，道：「大爺，爾生平未受人欺，今日花家明明要來欺著大爺，但是也還與不還，休得與他賭氣，萬般事只能容忍為是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長老，我想花子能雖然不仁，見了我未必敢甚無禮。」法通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見大爺面色不好，須應以忍為要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了，來日再會。」

遂別了法通望花家而來。他因被三元激了幾句話，所以容貌帶怒，那些閒人見李榮春氣色昂昂的走，不知要與誰人打架，大家說道：「不知大爺如此大怒與誰冤家，我隨他去幫助幫助。」

眾人齊聲說道：「講的有理。」遂隨了李榮春而行。

誰知來到太平橋，那橋下新開一間碗店，店門上掛一個鶯哥，那鶯哥口裡叫道：「爾們來買碗，爾們來買碗。」店內伙計因無生理，大家俱在店內下象棋。那李榮春才下了橋，聽得鶯哥叫得好聽，又聽得店內說一聲：「將軍。」又一個說：「不妨，有車在此的。」又聽得：「再將軍。」李榮春將頭向店內看一看，把頭點一點，其實是看鶯哥並看店中的人，誰知這班人說：「是了，必此店內的人與大爺冤家。」遂大喊一聲：「一齊打進去與李大爺報仇。」那店內的人說是白日搶劫，叫救連天。李榮春道：「爾們為著何事把著這店打得如此模樣？」

眾人應說：「與大爺報仇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胡說，那個叫爾打的？」眾人又應道：「是爾叫我打的。」李榮春說道：「我何時叫爾？」眾人見李榮春不坐賬，齊說：「不好了，大家走了罷。」一說隨各散去，走得乾乾淨淨。店主人與鄰右各向上前來說：「大爺莫得說了，要爾賠我貨價就是賠我此事放釋，乃念著爾素行好善，惟以要爾賠了貨價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怎樣要我賠？」店主人說：「爾不聽見眾人齊說道是爾叫他們打的？」

李榮春聞店中人語此，遂應道：「罷了，爾去算算該的多少錢項，我就賠爾。」那店人約略一算，說道：「計共該銀三百八十四兩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我寫一張票，與爾到如春銀店取挪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多謝大爺。」李榮春寫完了銀票，直向花家而來。但想李榮春不聽三元的話還好，一聽其言幾乎性命險遭火燒。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。